

云五^著
等到风景都看透

RETURN FROM
A KALEIDOSCOPE OF SIGHTS

沈阳出版社

云五●著
等到风景都看透
RETURN FROM
A KALEIDOSCOPE OF SIGHTS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到风景都看透 / 云五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41-4520-6

I. ①等… II. ①云…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055083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责任校对: 赵丹彤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520-6

定 价: 25.00 元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都是命运/1

第二章 一切都是烟云/27

第三章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47

第四章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71

第五章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96

第六章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120

第七章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144

第八章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169

第九章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195

第十章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214

第一章

一切都是命运

（欧洲有那样多的城市，她偏偏去了翡冷翠；
Uffizi美术馆有那么多名家之作，他偏偏在维纳斯
面前驻足。）

陆茗眉的为人，实在和她那古典兮兮的名字相去甚远，至少在时经纬看来，有相当大的差距。

时经纬总记得，陆茗眉见他第一面的时候，就用一种很讥讽的口吻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背叛者，背叛那些深深相信过你的人。”

他还记得那天陆茗眉穿着一件米色的镂空毛线风衣，淑女的流苏靴，提着海蓝色的手袋……但所有这些，都不及陆茗眉那句话来得印象深刻。

那种口吻仿佛她能穿透过去预知未来。

问题在于，时经纬从未有过任何背叛谁的前科，更没有得罪过陆茗眉，那只是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陆茗眉就言之凿凿地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背叛者。”

说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即便他们如今已装模作样地约过几次会，在家长面前做足了门面功夫，陆茗眉甚至偶尔也跟他开开玩笑。但时经纬心头那种感觉却总也挥之不去——陆茗眉总在不经意间，用某种难以言状的目光盯着他，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屑与憎恶，似乎要用目光把他钉在背叛者的耻辱柱上。

时经纬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的关系很简单。陆茗眉的母亲明爱华以前是沪上一家知名报业集团的总编，时经纬初时仅是名小娱乐记者，明爱华慧眼识珠，一路提拔，如今已升至该集团旗下新发周刊《文化新经纬》的总编。时经纬规矩地尊明爱华为“老师”。中国几千年师道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做老师的都特别喜欢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得

意门生。明爱华也不例外。

很老套的认识方式，他们按部就班地吃饭、看电影，毫无进展、互相敷衍。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

今天的阵势实在是突发状况，八位家长齐聚一堂讨论婚事。

这样的变故让二人猝不及防。变故起因是明爱华给时经纬打电话，正巧时母到上海公干，两位母亲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时母听说年近三十还不肯结婚的儿子居然能坚持和同一个女人约会半年，大喜过望；明爱华发现关门弟子的母亲原来是位航天专家，顿觉他为人低调不仰仗父母，又在内心为他加了几分。

时经纬得悉两位女强人约见后已来不及阻止，急急通知陆茗眉，不料她不以为意，反而笑道：“放心，等你妈妈见到我爸妈，就不会再有什么想法了。”

“真巧，”时经纬疑惑道，“我也这么觉得。”

陆茗眉以为自己生父继母生母继父的阵容足以吓退任何正常人，不幸的是，时经纬也这么以为。

双方八位家长在短暂的尴尬后开始自我介绍，没多会儿居然相谈甚欢，演变到后来都觉得对方家庭复杂了些，但父母职业身份都不错；况且自家也这么复杂，何必对别人那么严苛。于是八位家长其乐融融，只剩下两位当事人强忍骂娘的冲动保持微笑。

约的地方在笙馆，昔年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故居，园林风格的装修，陈设错落有致疏密相间，雅致幽静得很。双方家长谈兴也甚浓，眼看着话题就要进入挑选黄道吉日，陆茗眉的手机忽然急促地响起来。时经纬在心底暗赞：好家伙，比我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

果然陆茗眉就说“柜台出了点情况，银行客户有急事找”，一脸焦急地向时家四位家长鞠躬致歉，“银行里一个柜台今天出了差错，我得赶紧去处理。上次有人输错一笔单子，个人赔了好几万呢！时爸爸时妈妈叔叔阿姨真对不住，我们这工作就这样，客户都是祖宗，得供着，随传随到！”

不等明爱华点头，陆茗眉就逃出包厢，留下一桌人愕然。时经纬忙抚慰道：“茗眉工作忙，她现在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是要用点工夫。”为表可信度他还朝明爱华笑道：“我早几年不也为追一个奥运冠军的访谈，一天跑了三个城市嘛。”

明爱华不自然地笑笑，三分钟前她还和时母说女儿工作轻松，不会有扑在工作上照顾不到家庭的情况发生，陆茗眉后脚就给她拆台——故意的！

倒是时母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时经纬正偷偷地伸手到腰间去关手机闹钟，冷不防母亲一手拍醒他，“你这孩子，这都快九点半了，你都不知道主动送茗眉回银行！”时母在桌下一脚把时经纬蹬起来，又笑眯眯地向明爱华道：“这孩子今天欢喜过头，往常他特别会照顾人的！”她又抬头瞪时经纬两眼，边使眼色边笑说，“这里有我们做父母的商量好就行了，你们好好工作！”

即便时经纬思维如何敏捷，此时也不知该表什么情，等追到门口才发现陆茗眉刚打上一辆的士扬长而去。他独自留在笙馆门口，还没从今晚的诡异阵势中回过神儿来。

打陆茗眉的手机，占线，时经纬在笙馆门口兜了一阵，想起今晚有位国际知名的青年华人画家从意大利回来，他安排的助手小赵去接机，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便打电话给小赵。谁知那边小

赵说程先生前两日邮件里说会有朋友接机，故不需要社里接机。时经纬又问订的酒店在哪里，小赵说程先生自己有订酒店，届时拿发票过来报销即可。时经纬略有不悦，“程先生接下来在国内有一系列画展，我们作为承办方需要随时随刻都能和他保持联络。就算他有朋友接机，有人帮忙订酒店，我们起码也要知道具体信息，方便联系。这样的事情我叮嘱你几回了？按计划明天下午我还要采访他，你安排了没？”

“我给他发过邮件确认时间……不过，”小赵支支吾吾，“不过……程先生还没回邮件，我想他可能下飞机后会确认吧。”

时经纬暗叹一声，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很多事不是光靠老师教的，照小赵的悟性，他换助手几乎只是迟早的问题。小赵又怯怯地问：“要不，要不……我现在去机场接他？他晚上的飞机有点晚，我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算了，”时经纬不想事情很可能要自己返工的同时，还落个逼助手深夜加班的恶名，“我自己去一趟看看好了，你把航班号发给我。”

时经纬拿手机查好航班到达时间，开车到浦东机场后时间尚富余，便在Ritazza要了杯咖啡，然后顺便检视工作邮件。临近航班到达的时间，时经纬起身离开咖啡厅，刚出门便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从眼前飘过。时经纬的视线被牵了过去，那不正是方才脚底抹油的陆茗眉么？仍是方才的嫩黄色连衣裙，却多搭了条宝蓝色碎花围巾，顿添几分妩媚气质。她捧着极大的一束白色马蹄莲向前走去，那背影脚步都是神采飞扬的。

时经纬跟出来，航站楼里人来人往，陆茗眉并没有注意到

他。她眉梢间蕴含笑意，不时望望出口，又垂下头凑到马蹄莲间深嗅。

那神态、那目光，和时经纬平素认识的陆茗眉完全是两个人。

她神态专注，目光温柔，全部世界里只有那束白色马蹄莲。

咫尺之遥，陆茗眉却完全没发现时经纬的存在。时经纬疑惑起来，她在等什么人？

印象里没有人能让陆茗眉焕发出这样的光彩。她自称认钱不认人，口头禅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和他长达半年敷衍性质的交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从他的人际圈里挖掘客户吧。

陆茗眉的笑容甜蜜程度，和这些客户的身价数量级成线性关系。

依此推论，得是什么重量级的款爷，才能让陆茗眉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这样求偶的信号啊……时经纬还没盘算出具体结果，一个略显面熟的身影已闯入视线。

尽管时经纬一向自信到自恋的程度，但看到程松坡本人的这一刻，他仍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种人，生来就是让人用崇敬的目光去仰视的。

画家和画匠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有技巧，而前者还需要天赋。

程松坡无疑属于前者，男人的阳刚本色和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一般来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已经逝世的艺术家，但时经纬见到程松坡的第一眼，诞生出的念头却是，总社这一次的买卖，稳赚不赔。

下一秒程松坡和陆茗眉在大厅里旁若无人地拥吻。

面对任何突发新闻都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时经纬，此刻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何状况。

那个口口声声说他会成为“背叛者”的陆茗眉，两小时前还以他女朋友的身份出现在笙馆，维持着淑女形象听两家家长商谈婚期，两小时后在机场航站楼和另一个男人忘情拥吻。

她双臂环在程松坡颈上，缠绵沉醉，仿佛整个宇宙洪荒都为他们停驻。

时经纬从未见过陆茗眉这样小鸟依人的模样。她好像一瞬间变回十七岁，满满的爱恋都写在眼睛里，憧憬而略含羞涩地望着程松坡。

等宇宙重新开始运转的时候，陆茗眉才听到身后有人笑道：“我妈不放心，要我出来送你。”时经纬由衷地佩服陆茗眉的变脸功夫，前一秒她还对着程松坡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小鸟依人痴心缠绵，下一秒朝向自己的时候就变成阶级敌人水火不容防狼防盗。她像刺猬遇到敌人一样，浑身尖刺寸寸竖立，瞪着眼问：“时经纬你想干吗？”

时经纬心中快意无比：小姐，不是我故意要和你过不去，实在是这半年你态度太嚣张，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时爷我当年也是幼儿园一霸！他笑得越发成熟稳重，像极狼外婆，“老人家是迷信一点，你不喜欢他们请风水先生算日子，可以跟我说我慢慢劝他们嘛，你看这大半夜地跑出来，他们多担心你呢！现在昼夜温差这么大，你就穿这么点，冻病了怎么办？最近甲流横行……”

其实话说出口时经纬就后悔了。

虽然他不清楚自己社里要鼎力宣传的青年画家怎么就和陆茗眉凑到一块，但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他和陆茗眉迄今为止别说亲个小嘴，连牵个小手都不曾有过，陆茗眉

说到顶也就是隐瞒不报不够坦白，绝谈不上欺骗感情或一脚踏两船。他一时玩过火开出这种玩笑，实在有点对不住陆茗眉。

况且……看当时陆茗眉那眼神……

好像对程松坡挺认真的。

时经纬回到家躺在床上到凌晨两点都没睡着，翻来覆去地回想今晚上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干的烂事。陆茗眉好像气得快哭了，扬起手来就要揍他，还是一旁的程松坡拦得快。她动不了手就要他滚，时经纬也就顺水推舟地“滚”回来了。

他见过程松坡的照片，而程松坡还不认识他。时经纬琢磨着，也许明天采访的时候先向程松坡解释一下比较好。

还没想好具体怎么解释，外面的大门上响起一阵猛鼓重锤般的敲门声。

一开门，陆茗眉如河东狮般地双手叉腰站在门口，“时经纬，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要玩这么一出？你真是天生骨子里见不得人好——我告诉你，你永远也别想我嫁给你，永远，永远！Never，Never！下辈子都不可能！”

时经纬想，我也没有多想要你呀，你这么急慌慌地表白什么呢？

然而陆茗眉的汹汹来势也没能掩盖住她眼里的泪光闪动，时经纬心一软，便陪着笑脸道：“我错了还不成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任杀任剐，绝不还手。”

陆茗眉愣住，没想到时经纬今日这么快就肯服软。

时经纬又问：“我明天跟他解释一下？”陆茗眉愣愣点头，旋即回过神来，“不，今天，现在！”

她口气凶恶，大概从没见过时经纬这么好商量，又不太敢相信，

以为时经纬肯定会拒绝这样过分的要求。不料时经纬只是犹豫了一下，马上就开门请她进去，“你坐一下，我换身衣服跟你出去。”

这回轮到陆茗眉不好意思了，想要为自己的恶劣态度道歉，又说不出口。时经纬暗自好笑，半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陆茗眉也算略有了解。挺好的一个姑娘，偏偏爱摆出一副二十四小时积极备战的模样——你说你又不是蝮蛇，何必非要在额上贴两颗獠牙天天喊打喊杀呢。

时经纬边换衣服边为陆茗眉惋惜，你不知道在这个社会，女人小鸟依人一点，或者起码装得柔弱一点，会混得更如鱼得水一点么？

惋惜过后他又觉着不对劲儿。陆茗眉之所以一直和自己不咸不淡地约个会吃个饭，无非是看中自己的人脉宽广，从他朋友里挖掘出不少客户。陆茗眉是在银行做个人理财的，据自己那些朋友说，陆茗眉业务不错服务周到，一张嘴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甜得甚至有人来跟他说明知朋友妻不可欺都还想来挖一挖墙脚！

尽管这话是开玩笑说的，但时经纬心里怎么琢磨怎么不是滋味，敢情这陆茗眉见谁都是甜美大方笑容可掬，而被当做潜藏背叛者天防地防日防夜防的待遇只有他一个人有？

一路开着车他都眉头紧锁，陆茗眉以为他不悦是因为先前的种种，扭捏地解释：“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时经纬心头不爽，拿腔拿调地问：“陆小姐，这算什么事儿，您明明有个在佛罗伦萨搞艺术的男朋友，何必还来调戏我等良家少男呢？”

被他这么一说，陆茗眉头埋得更低了，低声咕哝道：“这事一

时半会儿说不清，再说——再说你也没多当真啊，我们顶多扯平！”

“扯平，嗯？”时经纬挖苦道，“您算术真好！”

“那算你吃亏那么一点点吧，”陆茗眉马上又强横起来，“可你晚上已经倒打我一耙了，现在你欠我！”

时经纬心中直翻白眼，果然永远不要和女人讲道理。他打着哈哈道：“好好好，算我错，那你想让我怎么跟程大画家解释，后来你们到底怎么着了？”

陆茗眉撇撇嘴，口中唧唧歪歪的，却不肯说什么，老半天才郁闷道：“他什么也没说。”

“啊？”

“他什么也没说，一个字儿都没提——你说他是不是生我气了？”

时经纬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他找个僻静的路口停下来，认认真真地问：“一个字儿都没提？”

陆茗眉点点头，极为苦恼，“嗯！”

“你怕他生气，所以半夜像泼妇一样冲到我家，把我从床上揪起来，去给程大画家解释——你到底要我解释什么呀？”

陆茗眉瞪着他不说话。

半晌后她恨恨道：“反正是你的错，你得给我解释清楚！”

“你觉得，一个跟你没半点关系的男人，”时经纬指指自己，又看看表，“这大半夜的被你拽起来，去跟一个都不算太认识的男的说，对不起，我跟你女朋友没关系，你千万别误会——到底你脑部是天生没发育好还是后来被驴子踢过？”

“那……那你说怎么办？他一晚上都没追问半个字，我越想越有问题，他肯定是……”陆茗眉郁闷又抓狂地叫了一声，“都是你，你没事乱开什么玩笑！”

时经纬实在无法接受一贯对他横眉毛竖眼睛怎么看都不是人的陆茗眉，突然半夜变身纠结小女人。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同时，不免也幸灾乐祸，“你也有今天？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小女人的时候！”

陆茗眉说话的对象一旦转向时经纬，立刻气势如虹，“我本来就是女人！我不仅是女人而且很女人，但我为什么要女人给你看啊？”

“是啊……也不知道是谁半夜三更的……”

“那你说到底怎么办！”

时经纬彻底拜服，想想后无奈道：“这不都出来了么？我跟他谈谈吧。正好我们是他画展的承办商，我明天下午还和他有个专访，沟通沟通吧。”

没想到他远远低估了陆茗眉的战斗力的，他才略讲了讲社里和程松坡准备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陆茗眉立刻就两眼放光地扑上来问：“那你再帮我一个忙吧？”

时经纬吓得暗暗哆嗦了一下，总觉得陆茗眉这忙很可能要他抛头颅洒热血似的，这肯定是万万不能的。“先说清楚是什么事！”

陆茗眉脸上的笑容立刻漫溢出来，见过变脸的，没见过变脸这么快的。她笑得像朵花儿一样，要多谄媚有多谄媚，压根看起来刚刚还对他横眉怒目。“你不是说要和他做专访吗……”

时经纬立刻警觉起来，这该不是要他公然写软文吧？

“你能不能问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陆茗眉笑容可掬，“比如这次回来有没有长待的打算啦，准备待多久啊，还有……”她咬着唇，很艰难地思索词句，“哎呀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啦！”

纵然是时经纬平素脑筋转得比螺旋桨还快，此时也被陆茗眉

弄蒙了。他收收身子往后靠，问：“你到底想问什么？”

陆茗眉眉毛一竖，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他，好半天后才不情不愿地道：“我不知道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想你借专访的机会帮我旁敲侧击一下！”

她声音含糊得像蚊子嗡嗡，马上又补充一句：“你别表现得太明显像是我要来打探的啊！”

时经纬偏着脑袋，瞅着陆茗眉许久才终于明白，陆茗眉想知道程松坡对未来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她想知道这个未来里是否有她。

见时经纬愣愣地不说话，陆茗眉又横眉怒视，“干吗一声不吭，反正你得帮我！”

时经纬心底有一股说不出的酸味。

坦白说，最初他对陆茗眉印象极差，早在三年前，时经纬就见过陆茗眉。那时明爱华的高血压性心脏病恶化，要做冠脉再通，时经纬和数位同行朋友前去探望数次，甚至手术当天他还和明爱华的丈夫一道陪在医院。时经纬原以为明爱华从未结过婚，到那会儿才知她不仅二婚，还和前夫有个太妹女儿。

手术结束后那个女儿才出现，冷冰冰的好像有人欠她五百万。时经纬看到术后虚弱的明爱华拉住女儿，说些什么他不清楚，隐约只听到“死不瞑目”几个字眼，而那女儿全程僵着脸，连问候的话都不曾说过一句。

时经纬终于明白上帝是公平的，像明爱华这种在事业上可做行业标杆的人物，却没法教出一个孝顺女儿来。

后来听说明爱华在给女儿物色对象——这一行八卦新闻腿最长，没多久时经纬就听说到各种关于陆茗眉的惊悚传闻。比如她在酒吧门口表情魔幻犹如服药，比如她在街上强行改道追尾后对

对方车主破口大骂……所以当明爱华打电话来关怀他的私人问题时，时经纬生生把一口咖啡全喷到了显示器上。

对时经纬来说，和谁相亲，是无盐嫫母抑或河东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介绍你相亲的多为长辈，长辈的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一定要合得风光，分得体面。

落实到陆茗眉这里，就是一定要分得体面。

不想和陆茗眉约会几次，倒并未看出她有什么大毛病，一定要挑剔的话，那也就是有点见钱眼开。不到半年时间，他身边稍有家当的朋友，都被陆茗眉游说去她所在的支行，办下不少理财业务。事业心强不是坏事，时经纬只是有些憋闷，敢情自己这么一大有为青年，在陆茗眉眼里，就只有给她贡献绩效奖金的用处？

时经纬拿定主意如果哪天陆茗眉游说他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就一定要好好抢白她一番，谁知陆茗眉半年来似乎从未打过他的主意。时经纬忍不住，多番暗示她自己有房有车无贷款，陆茗眉却仍无表示。时经纬心痒难耐，连社里楼下的门房大爷都找陆茗眉买过一万块的基金，自己到底是哪里不符合陆茗眉的客户要求？

反正他也正好处于空窗期，有个人陪着吃饭斗斗嘴还是挺不错的，不料昨天母亲突然到上海出差，联合明爱华险些给他搞出一起包办婚姻来。现在更离谱，婚没包办成，凭空跳出个这么有来头的第三者。

哦哦哦，不对，好像自己才是第三者，时经纬想。

更让他纳闷的，是陆茗眉这种恶婆娘，竟也有人能治住她？

回想起数小时前机场大厅的那场热吻，时经纬暗自思忖，这交情看来不浅呀，陆茗眉干吗这么畏首畏尾一副小儿女情态？

再说那程松坡又是颇有头脸的人物，明爱华何必还这么费心